

請求政府調查辦理

告發人張天樞啟

桂邊我軍克復南丹

美機襲廣州機場，毀傷敵機二十多架。

龍雲號召保衛雲南 自動加強防禦力量

人人要準備作戰，要準備自衛！

滇臨參會討論雲南的人力物力如何發動

中國紅十字會

努力救濟傷兵難民工作

黔桂前線慰勞團組成

湘桂難胞救濟協會舉行常會

為什麼？怎麼辦？

論爭取勝利的唯一途徑

漢夫

專論

破路七百多里

南通·海門·啓東五萬民衆

攻克據點幾十處，羣情激奮，南通淪陷後七年來所不曾有過。

來自江蘇海邊的好消息

對敵（燃燒着憤怒）他們實行共救自救

成都一萬餘青年捐助解放區戰士醫藥費

新任英太平洋艦隊總司令 福拉塞上將到了澳洲

將和尼米茲澳代總理等會談

伊公使友情

助我傷兵難民

東京忙着辦疏散

一天之內走了兩萬人

僑教印度協會

可以不貼印花

美國西海岸趕建大倉庫

奧馬克敵守軍全被殲滅

超級空中堡壘到東京打遊擊

把富豪存在美國的錢 拿出來發給士兵

要聞簡報

法共目前政策

對內團結全國人民努力作戰，對外加強與英美蘇的友誼。

——法共書記杜克洛談話

魯爾薩爾戰事激烈

美軍佔領了薩爾固明斯

匈京游擊隊和德寇巷戰

（美新聞處倫敦十一日電）

（中央社巴黎十一日合衆電）

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人民生活普遍改善

——本報特稿——

抗戰前的慘狀

進步的實例

再舉一個例子

法報評論法蘇協定

認爲是歐洲和平的保障

波蘭解放區工業迅速復興

工人表現英雄氣概

蘇境波蘭公民開始回老家去

意統帥部逐步改組

蘇聯兒童遭德寇奴役

法國審判賣國賊

對貝當賴伐爾等將作缺席判決

意北工廠搬往德國

巴西・智利傳和蘇聯復交

推翻佛朗哥統治

西班牙民族聯盟決議

德寇四萬逃入西境整編

藝專近訊

英工黨年會

意新閣今天開會

戰爭圈內

雅典英軍被圍

希臘解放軍佔優勢主動

英相命亞歷山大前往調解

幾個統計數字

小農的苦楚

懷南京

淪陷區

來函照登



且不談人事

胡舞休

今年春天，我因事到××，那是川北的一個較大的城市，我去時恰是「觀音大士」神會的會期，這是一年一度熱鬧的時節。

凡是到過××的人，都知道那兒的「觀音大士」有兩尊——其一尊在[illegible]江之北岸的觀音寺，另一尊在[illegible]江南岸的靈泉寺。據說在靈泉寺的那一尊「大士」是個肉身，是一位高僧坐化，寺衆才用泥塑供起上來的。而爲什麼要塑上來呢？則因爲和尚們羨慕觀音寺的繁榮，所以也就千方百計「塑」出另一尊同樣的大士出來。

菩薩一經說是靈驗如神，來朝山的善男信女一多，這些「神之使者」——和尚們對於神的供奉，也就在這些善男信女的頭上打起主意來。我親眼看見小和尚給香客們帶路要錢，代香客燒香要錢，大和尚們代解籤要錢，占卜求籤要錢，連舀一點「神水」也要錢。而這些錢呢，和尚們都通給它一個冠冕堂皇的名字曰「香錢」。

他們是神之使者，替菩薩做事，錢是替菩薩要的，菩薩要了錢，必然保佑他們無災無難，大吉大昌。

而菩薩對於這些要錢的行動似乎知道，似乎又不知道，似乎贊成，而似乎又覺得有點那個，而終於，菩薩緘默着。——我如此猜想。

但除開以香錢之外，菩薩面前點的燭，總是燃了少部份就給和尚們吹熄了，還油燈的燈油和尚老實不客氣把菜油舀了去，燭則拿去做了蠟燭或新燭，俾替菩薩賣些錢來。和尚們並沒有給這種行爲一個冠冕堂皇的稱呼，但照作者想來，這也許是替菩薩節約吧？

然而這種替菩薩節約的行爲，據說有一回給香客們大鬧一頓，和尚幾乎吃了香客們的耳光。也許他們不贊成節約吧？我不知道在他們雙方爭吵正劇的時候高高在上的「大士」有什麼感想——是贊成和尚們的節約呢？還是喜歡那些虔誠的香客們？還是[illegible]的來和尚呢？還是[illegible]的塔下佬呢？

閒話休談，言歸正傳：香會一過，菩薩的「香錢」滿集盆多，菩薩那裏，但畢竟不能把錢拿去化，譬如說吃飯，買黃金，像投機生意，或存到巴西銀行之類的事。於是，神的使者只好再來代勞：香燭燈火，金身金匾（當自然也是神的菩薩佛像之類），除了肥頭大腦之外，而我們的神之使者們也居然穿綢緞，有肉有酒，油腔肥腦，當家的進行走三步，也得大夾轎呢。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新款和尚去張羅，和尚打了神的招牌，弄得錢來大家享受享受，雖然有些地方欠點規矩，我想神也只好裝聾作啞，給和尚們「不得匪之之自由」了吧？

這些神之使者沾了神的恩賜之餘，自然一面大敲其木魚，在菩薩面前唸經誦典，歌功頌德，說是神對他們如何如何寬厚，如何如何能諒解他們，給他們以「超級」的自由，如默許他們吃酒打牌，嘗嘗五葷之類，但對於神威的宣傳和募集香錢，卻也推銷得不遺餘力。那裏受了火災，就降下神諭，說那裏人敬神不誠，香錢出得不夠多，或者自由享得太多了。那裏年歲荒歉，則又說風氣不善，菩薩降災，說如要免此災害，必須轉移風氣，并須上油十斤，今天說菩薩託夢叫修菩薩神廟，明天說菩薩託夢叫穿神金。其實呢，有些根本是「假傳神旨」，而神呢，也不會去追究，落得個金身輝煌，廟宇威嚴，香錢愈多，而神之使者分享神的賜予也就愈豐了。

而我們的善男信女怎麼樣呢？窮的仍然沒有飯吃，病的仍然臥床不起，「運氣」不好的仍然死豬死牛，並沒有得到神的保佑。

然而神之使者在宣傳神威，說神將給苦難的人們以保佑……。

其實呢，神是根本不需要保佑任何人的，而神之使者是根本不希望神去保佑任何人的。原因是人們假如果然得到「保佑」，必然要從貧窮和疾病的悲淵裏掙扎出來，從愚昧的迷網裏解脫出來，過一種嶄新的生活。而這種生活是不需要神和實奉神威的人。首先得向神靈提出革命的追究，首先得丟棄這些神的使者。

神和他的使者是時時向人們宣說他將給苦難的人們以保佑和解救以圖取人們的擁戴，以及賺取更多的錢財，以圖自己及其徒子徒孫的安逸，而死死不肯實地給任何人以真正保佑和解救的。

解救是要自己爭得來的，善男信女們，明白了沒有？

我們勇敢的砲兵怎樣作戰

鐵砧

（續）

二 繳獲敵人兩門大砲

我們的砲八連的第一砲去配合陳旅的主力七七二團，要拿下敵人的大據點[illegible]。

當時敵情是這樣的：敵軍是集結在東關的檢杜中學和城門樓的大碉堡及幾個小碉堡裏，敵人有一個中隊，武器方面不僅有機關槍，擲彈筒，而且還有兩門架腿式山砲。

是九月廿一號的夜晚十一點鐘左右，砲八連奉命從檢杜的南門外，渡過一條河，轉到西門入城去攻擊敵人。天上雖然有些稀星點，但大地還是罩着一層層暗影，空氣是這樣的沉寂，嚴肅，甚至是冷森森的，可是燃燒在砲八連的每一個人心田裏的卻是一團團熊熊的烈火。當砲兵走近城垣的時候，敵人已經發覺了，但敵在五六丈高，二三米遠厚的，石砌成的大碉堡裏的黃色野獸們，仍是[illegible]，打碎，亦樂，他們滿以爲這不是游擊隊伸來「[illegible]」，打個一陣子機關槍，擲彈筒，大砲，還不就得了。結果野獸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的生命就要完蛋了。

在城中間，有一座被敵人焚燒得半毀的鼓樓，距敵人的大碉堡僅三百多米遠，砲身，砲車輪……一件件被健壯的砲手們搬上了鼓樓，砲放列好了，對着大碉堡的燈光仍是明晃晃的照着，這是多麼明顯的目標啊！因爲距離太近，標尺也不須要，瞄準鏡也用不上了，打開閉鎖機就用砲膛瞄準射擊吧，一切準備停當，只等發射的命令了。這時的空氣緊張得像打了氣的皮球似的，緊張得的，二砲手坐在瞄準座上，眼睛只瞅着大碉堡中的那燈，內心默禱着——這要可不敢馬上熄了，待會兒好尋點兒啊！

一砲手手上捏着拉火繩。時間一秒一分一刻的過去了，在將近夜十一點鐘的時候，攻擊的命令下來了。砲手們像[illegible]的彈簧似的蹦了起來，「轟！」的一聲，第一發砲彈打出了，瞄的高了一點，打到大碉堡的右角上，燈馬上熄了。野獸們嚇得叫起來，亂嚷着，擲彈筒，大砲，一股勁兒的亂轟，在砲彈[illegible]我們砲兵陣地的上午來據的西山上爆炸，因野獸們根本沒有想到，我們的砲竟然架在城裏鼓樓上打他們。我們的山砲，終止了二下後，一下比一下更準確的打在大碉堡上。當打到第八發砲彈時，天色已明了，步兵們蜂湧的向大碉堡衝擊，這時鬼子[illegible]，放出毒氣來，步兵只好向後撤退一些，將鬼子的碉堡圍困住。郭團長命令山砲連暫時退出陣地，休息一會，下午再打。

出城休息吃飯了，平時吃起飯來，總是很香甜，可是今天不同了，大家吃着沒滋味，特別是一砲手更是滿肚子不高興：「媽的！砲彈打了八發，還[illegible]沒把它拿下來。」正在這個時間，旅部送來了一份捷報，上面寫着：「檢杜公路上小嶺底據點，已於×日爲我軍克復。」[illegible]——砲的丁教導員也答念了：『副營長帶着二砲就是到小嶺底那個方向去的呀！在分手時一二砲還提出比賽的呀！如果小嶺底據點是二砲拿下來的話，咱們一砲如果拿不下檢杜，那豈不是難堪呀！』

[illegible]

，擲彈筒一個勁的向砲兵陣地[illegible]。憤怒的心，勝利的心，必勝的心，統統變成一個人，一種想法，一個決心——衝過去，放好列，打掉這個王八烏龜殼！我們砲兵的猛烈英勇氣概，把守着碉堡的野獸們嚇呆了，我們竟是不[illegible]的進到檢杜城的中心，在半成廢墟的檢杜縣政府的院子裏選擇了砲兵陣地，砲剛放列好時，敵人的兩架飛機飛來了，我們的砲就安在那裏，人員，牲口都就地利用地形隱蔽起來，雖然敵機飛得很低，可是也只在檢杜城外的[illegible]

一切，怎麼料想到在「皇軍」駐守的城裏，八路軍竟安下了毀滅他們的大砲呢?!

這期間，陳旅長曾派人來告訴山砲連的同志：「你們要注意啊？這裏距敵人的大碉堡只有一百米遠啊！小心敵人的擲彈筒。」最後他又肯定而堅決的說：「今天下午四點鐘開始攻擊，你們砲兵開砲，我們步兵就衝鋒，要堅決打啊！」步兵們已提出「今天臨退強負責啊！」這些話像[illegible]的一個一個撞在砲連每個人的心坎上，大家都用一付堅決的目光注視着陳旅長[illegible]

長空行的背影。山砲開始第一發射出時，當[illegible]「二發砲彈」射出時，我們的一二砲手帶花了，丁教導員馬上上前抱住他，[illegible]，止住血，[illegible]，這一下可大了，四砲手陳孟齊，他就一個人裝砲彈，一個人又拉火的接連打了兩發，發發都命中了，大碉堡一會兒被穿透了，一會兒[illegible]起來，一會兒嘩嘩啦啦的往下塌了。這時衝鋒號聲和步兵的喊殺聲，步槍，手榴彈聲，……變成了一片，簡直比過年放鞭炮還要熱鬧。就這樣敵人的大碉堡被我們攻佔了，其它的幾個小碉堡也被我們的砲擊[illegible]，敵人除少數逃竄外，大部爲我殲滅。一小時前還向我們吼叫的那門架腿式山砲，現在已成爲我們的戰利品了，新的使命在等待着它們，幫助[illegible]，將來的勝利又在檢杜上空飄風招展！

> **反法西斯小幽默**
>
> **只剩了兩個人**
>
> 德國師團的一位指揮官問他部下一位士兵道：
>
> 「你們這個師還剩了幾個人？」
>
> 「只剩了一個人。」
>
> 「你們團裏面還剩了幾個人？」
>
> 「只剩了一個人？」
>
> 「那麼我們整個師團呢？」
>
> 「就剩了兩個人，這就是我和你兩個人。」

三 壞砲換新砲

檢杜被收復了，敵人從檢杜公路像潮水似的向下館舖潰退，靠近遼縣（左權縣）城西五里的石匣據點，被我們包圍了，退[illegible]

[illegible]的敵人，一門山砲和兩門迫擊砲，擲彈筒，機槍，[illegible]在石匣據點的[illegible]，他那門七五生的山砲就在石匣據點的前面，放在大據點的放列着。

九月二十五號那天，跟隨山砲連的朱副營長就帶了一名偵察員到敵人據點附近偵察，選擇砲兵陣地，當接近敵人二百多米遠時，敵人那門放列的山砲像閃電光似的閃入朱副營長的眼簾，這一下使得朱副營長就是喜得[illegible]。很快的，砲兵陣地選擇好了。

山砲連的二砲在[illegible]的一個野地裏集結，等待[illegible]……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配合陳旅（陳錫聯）九團攻擊[illegible]公路上的大據點石匣據點，我們的砲在二十一號的砲門中負了傷，防盾突然損壞了，但是不要緊，防盾還是可以打，標尺雖然不能使用了，但我們要[illegible]的陣地距敵人只有二百多米遠，我們可以用砲膛瞄準，同志們！敵人的七五生的山砲在那裏等着我們啊，我們今天的戰鬥口號就是要以壞砲換新砲呀！」

從二十一號壞砲那天起，山砲連二砲的同志大部分是滿肚子不高興——這是頂棒的砲卻被打壞了呀！「壞砲換新砲」的口號一提出，使集結在每人心頭的悲憤馬上被一陣風吹走了，[illegible]，太陽也特外光明燦爛的。

中午過去了，太陽西移，這時候我們的砲進入陣地了，你一發砲彈就打中了敵人的[illegible]。這一二下變得[illegible]（這時山砲[illegible]）命令下來，敵人[illegible]的步兵們不禁拍手叫好起來。第三發砲彈又射出去了，就在這個時候，敵人的三架飛機轟炸了，[illegible]，飛得那樣低，低得幾乎觸到樹梢，一個，兩個，[illegible]下來。這時，我們的一個副班長[illegible]帶了彩。這個砲兵副班長也掛了彩，[illegible]，仍然帶了花，他[illegible]，還大大的喊着：「[illegible]」手，一陣復仇的火焰燒在每一個人的胸膛裏，在猛烈的打！打！打！不管它飛機、大砲、機關槍的火力是怎樣猛烈，我們的山砲仍是不停的打着。當打到第七發的時候，敵人的[illegible]究竟被打掉了，而於敵人那門嶄新的山砲，早在我們砲火限制下，[illegible]從碉堡中爬到交通溝裏，從頭抗擋，我們的砲火又一發、兩發……一發發命中，敵人逃到那裏，我們的砲火就追到那裏。[illegible]，夜幕逐漸低垂，那三架飛機們回去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衝鋒號響了，步兵們以排山倒海之勢全部撲了上去，石匣據點我們攻下了，守敵全部就殲，十四個「皇軍」做了我們的俘虜。至於那門嶄新的山砲呢？是我們用十三發砲彈「換」回來了。我們那門壞砲修理一下，還可以用，而那門嶄新的山砲又穿在歡樂的步兵的中間接着我們了！

我們的機關

吳澄

我從××大學畢業了，在裁員，失業的浪潮聲中，幸運地進了××部，滿心充滿了[illegible]，想到多少同學們徬徨在十字街頭，我怎敢不珍惜自己的運命呢？

報到手續辦清了。

宿舍是臨時[illegible]的[illegible]，地上[illegible]又是高低不平又不大底房間緊緊地擠了十二個人，東西雜物佔滿了所有空間，[illegible]，污水沿門前[illegible]，一[illegible]的氣息[illegible]地[illegible]。

晚間閑坐無聊，[illegible]入睡，中夜時，突然被一陣[illegible]驚醒，[illegible]，誰知道竟然是一[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一直[illegible]到天明了，左右[illegible]的人一片[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告訴我：「……他們是一個系統，你以少說話爲妙。」

在這裏[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飛快的[illegible]，一個個下去了，跟着又是第二個……

科長，處長，會計，出納，[illegible]

[illegible]人的[illegible]。

一天，部中接到一件[illegible]的公事，同事們於是[illegible]起來，[illegible]的等待[illegible]發薪津，大部份[illegible]的公務員對於這一筆款子是[illegible]多麼大的希望呀！！！

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了，發薪還無消息，物價時時[illegible]上漲。

一個禮拜天的[illegible]，突然發現在佈告欄內貼了一張招人注意的佈告，大意是這樣的：

「本部已接到公函，即[illegible]政府機關出納科應遵照規定之發薪日期十天以上須[illegible]者以貪污論罪，而本部尚今已過十數日，消息渺然，究係何故？抑爲（一）放比期（二）[illegible]……請出納科王八旦科長即速答復。」

但是佈告被扯了，事後依然，仍是等待等待。

大約一個半月以後，好容易盼望的錢總是領到了手，人各無聲地分散，物價已經漲了若干倍。

合作社成了那些們發財大本營，借用名義，[illegible]大批平價物品，又以市價售出，真是利市百倍。大官們一個個發福了，而我們呢？[illegible]，使只有一天比一天瘦，更有許多[illegible]，人們都變得些沉默。

[illegible]